

王造時著

中國問題的分析

商務印書館發行

王造時著

中國問題的分析

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初版

張

中國問題的分析一冊

(35676-1)

每冊定價大洋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王造時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序文

中國自古爲文化之邦，那是一個事實，用不着我們去吹噓。同時我們這種文明，經過兩千多年根本上沒有多大變化，也是一個事實，用不着我們去辯護。朝代的名字儘管換着：唐也好，宋也好，元明也無不好。做皇帝的人物儘管變着：太祖也好，太宗也好，高祖高宗也無不好。政治戲臺上雖然三個打進，四個打出，忽而花臉，忽而小丑，忽而鬚生，忽而旦角，但是我們中國社會的根本，經過兩千多年總沒有多大變動。不錯，我們雖曾被外族征服過好幾次，但外族終被我們的文化所融化。我們中國雖經歷無數治亂盛衰的循環，但我們的基礎條件，從沒有遭過顛滅。一百年前的農民生活，和兩千年前的農民生活，並沒有根本的差別。紀元後一千九百年的手工業制度，和紀元前九十年的手工業制度，也不見得有重大的變異。我們中國以前的社會，的確像一池死水一樣，天天總是在平靜的狀態裏面；縱或有時因爲狂風暴雨，或被吹

皺池面，或被打成水渦，但是深厚的池水，大體上並不受什麼波動；並且風過雨止，全池仍然是平靜如初。

在這樣平靜的狀態底下，我們中國過了兩千多年的時光。我們的制度，我們的思想，我們的社會價值，我們的風俗習慣，都凝成了堅固的模型。我們自己以為到了盡善盡美，無以復佳的境界，再不必有所改變。我想，若是我們的門永遠能夠像以前那樣關着，若是環境能允許我們那樣停滯不變的安穩過下去，我以為若干年代以後的中國社會，與若干年代以前的中國社會，情形大約不會根本兩樣。

不料中國到了十九世紀的中葉，局勢忽然大變。西洋來的槍礮，不但打破我們的門戶；西洋來的商品，不但賺了我們的金銀；他們還帶來全個西洋文化，向我們灌注。若是中西兩個文化的接觸，來得比較和緩，那麼我們中國尚可逐漸適應新的環境，保持一種相當的平衡狀態，而不至於崩潰得不可收拾。然而西方列強的野心，老實不客氣，恃其超越的軍力以臨我們，絕不使我們有自由選擇，循序適應的餘地。西方文明如排山倒海的衝來，我們固有的全個文明如逢洪水一般，只有崩潰下去。

全個社會於是失卻了基礎。固有的思想，制度，文物，皆被傾出固有的地位以外，而發生絕大的紛亂。

因此，我覺得中國的大紛亂，根本上是由於中西的接觸。換一句話說，中國之所以成問題，中國之所以有問題，中國問題之所在，就在這一點。我們若是要去解決中國問題，那麼非根本捉住這點不可。

根據中西接觸爲出發點，我去分析中國問題，我看在中國與西洋沒有接觸以前，中國的社會是靜的社會，各種組成中國社會的思想，制度，及勢力，都是幾千年傳統下來的東西，在社會上各有各的地位，成爲一種系統，得着平衡的狀態。因此，全個社會，都在靜的狀況底下安寧過活。我們這種靜的社會，本來是自供自給，不願與人家往來。但是我們不開門，西洋列強偏要打進來，與我們發生關係。兩相接觸之下，若是中國文明較優於西洋文明，那麼我們的社會不但不會根本動搖，並且我們的文明有向外傳播的希望。在歷史上，我們中國人並不是沒有和其他民族發生過接觸。現在回人、蒙古人，以及滿人的祖先，都與我們中國人有過許多交涉，結果他們終被

我們所同化。

退一步，再假定中國文明與西洋文明能夠互相韻頡，那麼兩者接觸之下，彼此都有切磋的地方，同時彼此都有不拔的基礎。這方面的文明又何能根本推翻他方的文明？在此種假定的條件之下，我們中國社會雖多多少少要受西洋文明的影響，但是還可保持相當的平衡狀態，不至鬧得天翻地覆，造成一個極大混亂。

然而，不幸，我們的文明在此生存競爭，優勝劣敗的現代生活裏面的確不如西洋文明那樣的健康。我們在玄學的或文學的眼光看來，或者不願說這種沒有志氣的話，或者甚至可以跟着泰戈爾詩人大罵西洋文明的卑陋不堪，贊美我們東方文明的高妙。但是在現代情形之下，事實告訴我們，中國文明實在敵不過西洋文明。所以兩者相碰，我們不能不歸於失敗。我們起初與西洋人接觸的時候，我們還以為他們與匈奴突厥同類，看他們不起，要他們的使臣磕頭，說他們的使臣是來朝貢的。誰知他們一次一次的把我們挫敗，我們才知道他們的利害。起初我們還只接受他們的物質文明，到後來連他們的精神文明，亦無法拒絕。這種西洋文明的怒潮，隨着帝

國主義的侵略，如狂風駭浪的打來，把我們全個中國社會的基礎搖動。我們固有的思想，制度，及勢力，漸漸被搖出原有的位置，由靜的狀態，而趨於動的狀態。全個社會於是完全失卻了向日的平衡。因為這種關係，所以我在這本書第一章至第四章內把沒有與西洋接觸以前靜的中國社會各方面加以分析。第五章是講轉變的樞紐。第六章至第十章是分析與西洋接觸以後的中國社會動的情形。靜是原來中國社會的狀況，動是中國社會的變化。動出於靜，由靜而動。我們若不明瞭前者，便不能明瞭後者。我們若不明瞭中國以前的社會，便不能明瞭中國今日的社會。因為靜是動的背景，動是靜的反應。兩者同是中國問題的兩方面。

上面這一大段話，解釋了我寫這本書的根本觀點。

因為我注重事實的解釋，因為我要提高讀者的興趣，並且因為我的目的在使讀者明瞭中國的全局，所以用大刀闊斧的寫法，不用什麼考據引證的功夫。這是不能不預先聲明的。

雖然這本書裏面的文章，是從民國二十年至二十二年中間前前後後，一篇一

篇寫成在新月月刊東方雜誌人文雜誌及自由言論等刊物發表了的，但現在收集起來，整理成書，自始至終，還不失爲一貫的道理。除了因爲環境關係有所刪減外，大體還保成了原形。

本書本來是中國問題的上冊，還有一冊名爲中國問題的解決，提出我對於解決中國問題的意見，將來總有機會與讀者見面。

最後我要向許多中外的作家道歉，因爲有時候我借用了他們的材料，現在不能一一提名出來，向他們表示謝意。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七日。

目錄

第一章 中國問題的物質背景……………一

第二章 中國問題的社會背景……………三三

第三章 中國問題的思想背景……………七八

第四章 中國問題的政治背景……………一〇六

第五章 中西接觸與中國問題的發生……………一二四

第六章 中西接觸後政治上的變化……………一四六

第七章 中西接觸後經濟上的變化(上)……………一七八

第八章 中西接觸後經濟上的變化(下)……………二〇六

第九章 中西接觸後社會上的變化……………二二七

第十章 中西接觸後思想上的變化……………二五三

中國問題的分析

第一章 中國問題的物質背景

(一) 地理

讓我們先打開中國地圖來看。我們東南有黃海，東海，南海，以及那浩大無涯的太平洋。在汽船沒有通行以前，海禁未開的時代，這種天然的界限，便使我們不但與西洋各國隔絕，並且與日本也少往來。迤向西南，我們便有那高高不可攀的喜馬拉雅山脈，把我們與印度分開。正西方面，乃是世界屋脊帕米爾高原所在。我們若是想由此路，以通歐洲，不要說以前感受困難，就是現在也很難通行。至於北方，不但那大塊不毛的戈壁沙漠把我們包圍着，並且即讓我們走遠一點，以前也是一片沒有人

煙的西北利亞平原。我們中國還以爲與外界隔絕不周到，自己又築了一條萬里長城，從西北以至於東北。我們中國社會以前處在這種四圍閉塞，交通不便的情形底下，並且在西北所遇到的又是些文化較低的部落民族，於是我們的祖先自然而然的發生兩種觀念，經數千年以至於與西洋各國發生關係，牢不可破，給了我們中國的歷史以很大的影響。

第一種地勢所給我們的影響，便是天下主義。我們的祖先，因爲地勢隔絕的關係，不知有其他國家或民族的存在。東夷，西戎，南蠻，北狄雖然常常與我們搗亂，但他們並不在我們的眼裏。我們以爲中國便是天下，天下只有中國，一談到中國，便包括全世界；一談到天下，心目中只有中國。我們在一切古籍裏，隨處都可找出這樣的例證。在沒有與西洋接觸以前的中國人的腦筋裏面，對於中國與天下，不見得有什麼分別。並且因爲我們素來與外界很少發生接觸的緣故，很少受過其他國家的侵略，國際關係上沒有什麼競爭與衝突。我們以前在歷史上所遇見的，都是些部落民族，他們並無所謂國家的組織。我們的祖先既然沒有外國的對敵，自然不覺得有國家

組織的需要。因此，我們中國以前只有天下觀念，沒有國家觀念。

第二種地勢所給我們的影響便是保守主義。我們的祖先，既誤認中國爲天下，不知有西洋文明的存在，而附近所看見的又是些尙未開化或半開化的部落民族，自然容易發生一種自滿的心理，以爲中國文化是最高無上的。有了這種自滿的心理，當然很容易認爲中國一切的制度文物已到了無以復佳的境界，我們只要保守，毋須改進。中國社會之所以變成殭態，經兩千多年沒有多大進步者，未始不是受了這種保守主義的影響。當西洋各國初派使臣來要求通商的時候，我們還以爲他們是來進貢稱藩的，非要他們叩頭不可；後來屢戰屢敗，才知道這些『西洋鬼子』的厲害，我們自己實在有改革之必要。

若是我們拿歐洲的歷史地圖來比較，由希臘以至於羅馬，再由羅馬以至於現在，各國地勢的犬牙交錯，交通頻繁，無一不是促進他們的國家自覺。我們單拿希臘來講，希臘雖然面海，但地中海沒有太平洋那麼浩大，不能使她與埃及及文明及巴比倫文明隔絕；東通小亞細亞，與波斯各國接觸，沒有帕米爾高原站在中間；北則連貫

大陸；西則與意大利半島遙對。島嶼林立，種族複雜，競爭很烈。雖當時希臘的政治組織，限於所謂城市國家，然惟其因為是城市國家，才同時有許多具體而微的國家的存在。相互之間，競爭極烈，競爭激烈，便發生了與中國兩種剛剛相反的結果。第一是愛國心。各個小國對峙之下，自然產生一種自覺。雅典的人自然愛雅典。斯巴達的人自然愛斯巴達。不但如是，雅典和斯巴達為各自爭生存及勝利起見，對於政治組織，不能不求完備；對於其他一切，不能不求進步。因此第二個結果便是進取的觀念。社會常在動的狀態。愈動愈進化；愈進化愈發展。所以我們看西洋文明，有如長江大河一般：急灘之下，又有深潭，深潭之下，又有急灘，曲曲折折，變化無窮。中國文明則如池水一樣，原來是怎麼樣，現在亦是怎麼樣；原來是多少水，現在大概仍原是多少水。水總是死的，不會流動。有時池面縱被大風吹皺，但不久仍歸平靜。靜是牠的本體，變是牠的例外。因此我們的文明，雖然開發較早，却是進步極慢。西洋文明雖然開發較遲，却是進步極快。一靜一動；一慢一快；一重保守，一重進取。結果，後來居上，我們倒是落伍，一經接觸，我們便沒有力量反抗。

除了我們的周圍是封塞的地勢外，我們要認清我們中國不是一個島國，像英國、日本一樣，亦不是一個海岸線很長的國家，如法國、意大利一樣。中國乃是一個廣大的大陸國家。內地縱橫數千里，山川深阻，不便與他國通商。而黃河、長江、珠江三大河流，又自西朝東，蜿蜒中國本部，可供灌溉。土地肥沃，溫度適宜，乃一天然的農業國家。並且就氣候與物產而論，因為中國是一個廣大的大陸國家，所以地跨寒溫熱三帶。北方的皮毛，沿海的魚鹽，中部的麥米、棉麻，江浙的絲茶，無不備具。至於礦產，如金、銀、銅、鐵之類，在農業社會裏面亦很夠用。所以中國可說是一個完全經濟自足的農業社會。生在這種國家的人民，生活非常簡單，可以自供自給，沒有與他國通商之必要。自己固然沒有什麼工業品輸出，亦不需要什麼工業品輸入。不但對外如此，就是國內各地方的經濟關係，亦無很多相互交換的機會。各個農村，差不多經濟上可以獨立。在這種情形之下，沒有什麼大工業，自然沒有什麼大商業，沒有什麼大商業，自然不需要便利的交通。交通不方便，自然各方的關係不能密切；集中的組織不能形成；思想智識無由交換，全個社會只能在一種靜的狀態底下過活。換句話說，這種國

家，結果是很保守的；牠的組織決不會嚴密的。

(二) 人民

中國所包括的民族，普通說來有五：曰漢、曰滿、曰蒙、曰回、曰藏。其實還有一被人忘記了的苗族。這六族都有可以明瞭分別的界線。滿族以東三省爲根據，蒙古族奄有內外蒙古，回族以回教爲標準，藏族以西藏爲活動範圍，苗族則出沒於南嶺山脈，川滇、黔、桂、粵、湘之山間。至於漢族，實爲構成中國的主要成分，遍佈中國全部，爲中國全部歷史的中心。但所謂漢族自晉代五胡侵入之後，早不是一個單純的民族。如滿洲族之東胡、鮮卑、契丹、女真；蒙古族之匈奴；回族之突厥、回紇；藏族之羌；苗族之一部分土司，都已混爲漢族。故漢族實爲一混合複雜之民族。可以代表現在所謂中華民族。我們一說到中國人的問題，大部分我們不能不以漢族爲對象。

我們討論中國人民的問題，可分兩方面來看：一是量的問題，一是質的問題。先就量的問題而言，究竟我們中國有多少人口呢？這個問題，很難爲確切的答覆，因爲

我們沒有可靠的人口調查，現在關於中國人口的數目，都是出於估計，很難作科學的根據。譬如一九一〇年中國人口（東三省在內），據民政部的報告，爲三三一、一八八、〇〇〇；據一九二六年郵政局的調查，則爲四八五、五〇九、〇〇〇。兩相比較，前後不過十六年，相差竟達一萬萬五千餘萬之巨。不過我們根據最近立法院幾位統計專家的意見，中國人口大概在四萬萬五千萬左右。（依一九三三年申報年鑑估計人口總數爲四八八、三〇四、〇二五人。）

假使這個四萬萬五千萬的數目是近乎情理的話，那麼就比法國大十一倍，比不列顛大十倍，比美國大四倍，比日本大七倍，比德國大七倍，比意大利大十一倍，比西班牙大二十二倍，比比利時大六十倍，佔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以量的方面看來，中國人口不可謂不多了。但這種數目與中西接觸以前的中國人口比較還是增加了呢？還是減少了呢？據各方面計算，所增並不很多，就是普通所謂四萬萬的數目，在道光十五年（即一八三五年）就有這麼一個估計。從此一點，可見中國人口增加得並不很快，與歐美人口在百年左右約增加一倍的速度比較，實在有望塵莫及之